

置此章中論之至山石畫法部分則併入本文第三十六章山水
片段畫中

癸未九月

(一)用筆 涉石論用筆光舉忘病

中國畫論研究

世襄未定稿



元四大家明則沈周唐寅文徵明輩舉凡以士氣入雅者皆
歸焉此兩宗之各
者不溯其源止就吳浙二派互相掎擊究其雅尚必本元人
孰知吳興松雪唱提斯道大癡黃鶴仲圭莫非浙人四家中



王世襄未刊手稿

中國畫

論

研究



影印本

伍

第三十七章 王原祁之山水畫派

有清一代左右天下畫風者，婁東虞山二派也。婁東自烟客開山，麓臺為其傑出。虞山以石谷為宗，楊晉、徐澐皆其後勁。日後學者，眾專事撫擬，毫無新意，積久而弊生矣。方薰曰：海內繪事家，不入石谷牢籠，即為麓臺械柵，至款書絕肖，故二家之後，畫非無人，如出一手耳。其流弊之中人，誠非鮮淺。

試論二派在畫壇之實力，固勢均力敵，未容軒輊。若自畫論方面觀之，則麓臺一派之聲勢，竟遠在虞山之上。良以石谷之作，每融南北二宗於一爐，青綠金碧，水墨淺絳，無所不備，而邱壑之經營，尤見匠心，非於繪事極有根柢，窮年累月，不易成就。士大夫往往視之為畏途，務難求易，而麓臺一派迥盛。擅文墨者既多取法

麓臺則論畫之作自非虞山畫派所能企及。

本章至要之點在論麓臺畫派之畫法。第何以不曰婁東畫派而曰麓臺是^有不得於第一節中先加說明者。此章之子目凡四：(一)麓臺與堙客畫法之不同。(二)麓臺所論之山水畫法。(三)宗麓臺者所論之山水畫法。(四)麓臺畫派之弊病。

第一節 麓臺與堙客畫法之不同

婁東者，婁江之東也。婁江為太湖之支流，湖水自鮎魚江入麇塘，北流經吳縣城葑門外，合盤門之水入運河，經城東為婁門湖，東經崑山太倉城南，又東入揚子江。曰瀏河口。奉常先生太倉人，同里王廉州圓照亦以繪事馳譽海內，而先生累代皆有工繪事。

者，世遂有婁東畫派之說。是婁東一派，以煙客為主，所概括之畫家至多，不指麓臺一人而言也。

周櫟園讀畫錄載石谷畫跋，更可証婁東派一說之成立。實在麓臺享名之前。其言曰：「瑯琊太原兩王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遠邇爭相倣效，而婁東之派又開。其他旁流緒沫，人自為家者，未易指數。是跋即題以贈櫟園者，畫作於康熙八年己酉，石谷年三十七。麓臺僅二十七耳。綜上以觀，謂麓臺為婁東畫派中之嫡子，固屬甚確。若取麓臺一家之畫法，而謂之婁東，實有未當。」

煙客麓臺雖屬一家，其畫法頗有殊別。賅括言之，約有三端：
(甲)自煙客麓臺所言之畫法以推測之。煙客作畫，以子久為

師。其論子久之言，可移而論其自作。題自畫贈何省齋宮允曰：

子久畫全師董巨，用筆以蒼潤秀逸，布景以幽深渾厚為
主。凡樹枝轉折，石面向背，山形分合，扶疎紆迴，各盡其態，而
遠近濃淡，一以皴法運之，故傑構淵思，與筆墨氣韻相映發，
於尺幅片楮間，有斐亶不窮之致。余生平所見大小卷軸，不
下數十幅，無一相同，蓋其靈機獨詣，縱橫變化，無轍迹可尋。
學者能從此處深參冥悟，斯得其真，決非規規形似所能幾
及萬一。……③

跋中語雖無多，頗能盡大癡山水之神趣。今吾人所注意有二
點：(一)用筆蒼潤秀逸。(二)變化極多，數十幅皆不相同。所以揭示此
二端者，正以非麓臺所能也。麓臺用筆用墨，一味求拙求燥，正與
秀潤背道而馳，而邱壑千篇一例，絕少變化，更為人人首肯之事。

實。倘取兩窗漫筆及司農題畫稿中之言論以証吾說當更有據。第二節中當一一論及似不必於此更佔篇幅。總之麓臺所學之大癡絕非烟客所學之大癡。即使此言太過則麓臺所學僅大癡所有面目之一種未能若乃祖之博學咸能固敢斷言也。

(乙)自烟客麓臺之畫跡以斷之。烟客麓臺之畫今皆易見試

取二家畫蹟作為比較似更切實。欲求完備自非列舉一二圖幀

所能盡茲僅取烟客丁亥所作之山水及麓臺之南山積翠圖為

証。烟客一幀披麻長皴圖以雜師董巨仍參大癡之意麓臺自題則純圖以

一筆老人。一以華滋取勝一以凝重見長意味筆墨皆不相同也。

(丙)自前人之言論以証之。吾之反覆申述烟客麓臺二家之

異蓋非創論。前人畫論中頗有言及如方蘭坻云

西廬麓臺皆辨香子久各有所得。西廬刻意追模，一渲一
深皆不安設。應手之作，實欲肖真。麓臺壯歲，參以己意，乾墨
重筆，斂擦，以博渾淪氣象。嘗自誇筆端有全剛杆，義在百劫
不壞也。^④

邵松年曰：

嘗謂西廬老人畫法，得力于子久。富春山圖，然太常連腕
虛靈，布墨神逸，得子久一種清空之氣，而仍筆筆沈鬱，譬之
書法，唐之褚登善也。司農雖承家學，師法子久，獨能自闢蘊
叢，鬼力雄傑，盡得子久古雋渾逸之趣。其秀在骨，一洗媚媚
之習，譬之書法，唐之顏平原也。不為古法囿，不為家法囿，故
能卓然成家，與奉常公共有千古。^⑤

蘭城之畫頗有取法麓臺者。故於乾墨重筆，未有微辭。松年於麓臺有偏嗜，推崇未免過甚。若吳子修，則直謂麓臺為乾皴所累。清霞館論畫絕句，中附七古曰：

太常六法妙無敵，國初以來推第一。平生專學黃大癡，不徒深入能險出。當時名手頗不少，競畫大癡誰入室。華亭琅瑯豈不好，那似太常守勿失。峯巒渾厚草木滋，氣韻不難要荒率。後來文孫愛乾皴，非不蒼老避野逸。……⑥

戴醇士題大橫為臧子固作題云：

烟客落筆冲澹，而自見雄渾。比如房杜無赫赫之功。麓臺硬覺費力，其塗抹處亦未免魏文貞故作嫵媚也。⑦

平心而論，自以子修醇士之言較為允洽。

烟客麓臺畫法之不同，既如上述。此節之本旨，即在為麓臺之畫派劃一範圍。本章第三節所論之畫家，皆師守麓臺家法，所闡述用筆用墨諸說，在清代畫論上成一獨立之系統。不僅與其他之南宗畫派有殊，即與巽東派之頌袖烟客圓照亦未容淆混也。

第二節

王麓臺之畫法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康熙庚戌進士，崇禎十五年生。康熙五十四年卒。一六四二——一七一五論畫及題跋之作，有雨窗漫筆、麓臺題畫稿等行世。

雨窗漫筆僅十則，各本無異同。題畫稿昭代叢書畫學心印、美術叢書皆經收入，而以甲戌叢編中王保謨所輯之王司農題畫

錄為最備，共二百一十四則。據稱其家藏有稿本，合叢書本所載，及蒐輯各家著錄而成者。

麓臺論畫法，可分三項論之：

(一) 體用 所謂體用者，實畫山水之布勢也。雨窗漫筆第四則

曰：

畫中龍脉開合起伏古法雖備，未經標出。石谷闡明，後學知所矜式，然愚意以為不參體用二字，學者終無入手處。龍脉為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有時澹蕩，峰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

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辨開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勢。知者開合起伏，而不本龍脈，是謂之顧子失母。故強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偏蹇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應帶間，制其有餘，補其不足，使龍之邪正渾辟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為真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⑧

秦祖永畫學心印曾為是節註解。其釋體用二字曰：龍脈有一定氣勢，其章法天然，不妨隨手布置者，斯畫之體也。其境界互異，必須量為變通者，斯畫之用也。據上所云，體與用為迥然不同之局勢。體為信手拈來合於自然之章法，用為刻意經營思索而得之。

境界。是則一幅山水可盡屬體，亦可盡屬用，視其局勢若何而已。吾恐麓臺之意，未必若是也。自原文語氣測之，體似為一山一脉之形貌，故有斜正渾碎銜續隱現之分。用似為山脉間相對而生之情態，故有賓主遠近向背照應配稱等等之關係。其意無甚奧僻，不過謂不僅畫一山一脉當體其神形，更須顧及全幅中之呼應聯絡。題畫錄中仿大癡墨筆李彩求曰：

畫須分陰陽合體用。若陰陽體用，不得其源頭，則轉折布置處，必有些子蒙混。積微成鉅，通幅筆氣墨彩，何從著落。雖云仿古，終是背馳矣。⁽¹⁰⁾

陰陽體用，不得其法，布置乃生蒙混之病。蒙混者，即中畫之氣勢不舒，呼應不靈，理路不清也。其與混淪適為相反，亦猶七條子所

謂之細縵與混沌貌近而神殊。小塊積成大塊，便是混淪。一片糊塗，便是蒙混。體用與山水之影響若是，愈可知。逸芬之言為誤解也。

三筆墨

蘭坻論麓臺之畫曰：壯歲參以己意，其用筆用墨之

法自其所論觀之，確與前人不同，固不待見其畫而後知也。

用筆忌滑，忌軟，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淡入濃，磊落者存之，甜俗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于下筆時在著意不間，著意間則觚稜轉折，自不為筆使。用墨用筆相為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①

麓臺所論用筆之忌病太多。初學讀此，必致斂袖逡巡，不敢著筆。然設將所列之筆忌悉除，麓臺心目中所認為適當之筆法，亦不難想像得之。正其自炫力透紙背，沉著渾厚，所謂筆端金剛杵也。作書不得重描，書畫用筆相通，決無重描之理。焦墨醒筆，古人偶用之，不在此例。詎知麓臺山水之畫法，不特不忌，且非若是不足以現其面目。其言曰：磊落者存之，存之者，此筆既愜心意，一遍便了，不再有他筆重疊之也。甜俗者刪之，刪之者，嫌其筆之不雅，上加較黑較重之筆以掩之也。纖弱者足之，足之者，力有未充，更為添飾以輔之也。板重者破之，破之者，或傍增圭角，或中生轉折，以化其板刻之勢也。存之、刪之、足之、破之，一而再，再而三，層層皴擦，自淡入濃，而麓臺之面目生矣。作畫重描，前人所詎病，而諱莫如深。

者。麓臺竟彰彰授諸學者。法之當否姑置不論。教力之強自信之堅實可欽佩。此其畫之有百折不撓之勢。魄力雄健為人所不及歟。

張浦山國朝畫徵錄有紀聞克大語。克大曾面對麓臺作畫。故能言之歷歷。

……翌晨折蘭栒克大過從。曰：子其看余點染。乃展紙審顧良久，以淡墨畧分輪廓，既而稍辨林壑之槩，次立峯石層折樹木株幹。每舉一筆，必審顧反覆，而日已夕矣。次日復拓過第，取前卷少加皴擦，即用淡赭入藤黃少許，渲染山石，以一小鬚斗貯微火，熨之。乾，再以墨筆乾擦石骨，疏點木葉，而山林屋宇，橋渡谿沙，瞭然矣。然後以墨綠水疎疎緩緩渲出。

陰陽向背，復如前慰之乾。再勻，再勒，再染，再點，自淡及濃，自疎而密，半閱月而成。發端混侷，逐漸破碎，收拾破碎，復還混侷。流灑氣，粉虛空，無一筆苟下，故消磨多日耳。⁽¹²⁾

麓臺誠為言行一致，語無矯枉者。讀右文，正與其論畫法之言，一一吻合。其作畫之步驟，為先分輪廓，次畫樹木，次加皴擦，次設赭色，次又皴擦，次設墨綠，次再加皴擦，而尤以末一次之皴擦，更不知其為若干遍。統計之少，必數次，多可至十數次。非若是，不足以為麓臺也。宜乎其有言曰：作畫但顧氣勢，輪廓不必求好，⁽¹³⁾即使下筆時果佳，待畫成時，又不知其上加若干筆，更無從知本來面目。⁽¹³⁾

^{是則}初落筆之美惡，必斤斤計較之哉？

麓臺論筆墨一節，最後有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二語亦頗